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

十四

墓誌四

南園遊翁廖君墓誌銘

汪本堂

汪本堂

汪本堂

汪本堂

庭堅以罪放黔中三年又避親嫌遷置子戎州未至而訪其丈人夫
 賢者有告者曰王默復之廖及成叟其人也問復之之賢曰復之學問
 文章為後進師表褒善貶惡人畏愛之激濁揚清常傾一坐鄉之為
 不善者必悔曰豈可使復之聞之問成叟之賢曰事父母孝敬有古人
 所難遂於經術善以所長開導人子弟以為師保能以財發其義四方
 之遊士以為依歸竊自喜曰雖投棄裔土而得兩賢與之游可無恨至
 戎州而訪之則二士皆捐館舍矣未嘗不大息也會成叟之子鐸以進
 士王全狀其先人言行來乞銘遂叙而銘之叙曰維廖氏得姓于周至
 唐乃有顯者唐末有仕於犍為不能歸留為蜀人至遊翁五世矣大父
 君諱翰辭不受父祖田宅以業其兄而自治生因為戎州著姓生二子
 曰璆曰琮琮有文行而不得仕琮以奉議郎致仕恩遷承議郎累贈翰
 至宣德郎璆有子曰及是謂遊翁遊翁天資魁梧性重遲不兒戲長而
 刻意問學治春秋三傳於聖人之意有所發明不以世不尚而奪其業元
 祐初乃舉進士至禮部有司罷之而不溫也居父喪卒哭而哀不衰猶
 有思慕之色奉其母夫人溫清定省能用曲禮使其親安焉士有負公
 租將就村者遊翁持金至庭曰願以此輸逋錢免廢一士有司義而從之
 士俗病者必殺牛祭井其鬼遊翁嘗病親董皆請從俗禱焉遊翁曰不
 愧於天吾病將已天且剷之於禱何益里中嘗薦士應經明行修詔著
 上下皆以為可遊翁獨不可既而不果薦識者以為然年四十遂築南
 園曰吾期終於此遊於人而全於天不亦可乎則自號南園遊翁幽居
 獨樂非其所好姻家鄰室不覲也如是數年年四十有五而卒復之哭
 之曰天奪我成叟吾衰矣娶河內于氏生三男二女男則鐸次構次桐
 長女適進士李武次在室鐸以元符元年十有一月壬申葬遊翁於棘
 道縣之錦屏山於是母夫人年七十三除喪而哭之哀曰諸子孫事我
 豈不夙夜亡者之能養不可得已嗚呼可謂孝子矣銘曰
 嗚呼遊翁遊於人乃其不逢全於天乃其不窮初若泛也考於仁而同
 中若隘也考於義而通卒而不病於孝藹然有古人之風

廬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維史氏遠有世序自唐尚書吏部侍郎嚴從僖宗入蜀生德言為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因不能歸占籍於眉山生光庭孟氏時試大理評事知應靈縣應靈生著明嘉州軍事推官嘉州生溥見蜀之亂遂不出仕號江陽隱君江陽生回能詩自號知非子知非生宗簡名能知人善料事自號天和子天和子實生詩老詩老諱扶字翊正少則篤學能詩紹知非之業以負干試於眉州又干試於開封府皆見絀乃游瀘州杜門讀書士大夫之子弟多委束修于門遂老於瀘州妻子或謂不足君熙然曰會常有足時自守挺然不妄取與有挾勢利而求交者雖鄰不覲也其見刺史縣令鞠躬如也未嘗有私謁既晚莫不及仕進閑居無一日廢書尤刻意於詩登臨樽酒率嘗吐佳句壓其坐人故士君子推之曰詩老云夫人楊氏生二子銳鎮一女嫁進士王庸繼室杜氏生四子鑄銅錫銓君卒以紹聖三年四月某甲子享年若干葬以元符二年正月癸亥其兆在瀘川之上白芴之原自天和而上皆葬眉山而葬瀘川自君始鎮有文行瀘川學者宗之竭力大事而來請銘遂銘之銘曰

王長者墓誌銘

長者海昏王氏諱濂字永裕祖倫父智世力田喪祭望鄉鄰長者天資善治生操奇贏長雄其鄉遂以富饒築館聚書居游士化子弟皆為儒生則以其業分任諸子獨徜徉於方外道人雲居了元東林常摠皆攝杖屨往遊其藩元祐丙寅正月辛卯終焉享年六十有二前此三年自築丘於青山之西原松檜成列矣去十月過存里中親好相勞苦勸戒若將遠別爰及辛卯中外之吊哭者曰君蓋聞道者邪先配陳氏繼室兩謝氏七男子楸崇信森棟權彬植崇信前死三女二壻曰董穀高友諒其季未媒也楸等遂以其十月某甲子奉窆如初志楸娶李氏女於庭堅母夫人為族兄弟故楸因乞銘太夫人曰汝以外家故不可辭遂銘之銘曰

以義力其窮以智謝其豐以理考其終以文款其封

楊寬之墓誌銘

公諱恕字寬之太河東人遠祖某唐末見中原亂其將數子官于蜀因求便利田宅居之一人家于普州一人家于梓州一人家于資州三族皆以衣冠傳其舊業有諱某者以儒學有聞於蜀王氏欲官之不可遂隱約銀山間當時以為處士之秀處士生繼安繼安生仲明仲明生翺翺君之父也君為童兒日誦千言師以為不煩我同舍生皆為不可及稍長酷愛春秋左氏暇則繞楹誦之同舍生試取本窻問鼓之自初至終不繆一字有王由先生者砥礪名節以教鄉閭之子弟來學者必考其素至君來欣然受之曰此諸生之表也君於書無所不觀聞人間所未見書必購取之論學取友是是非非終不以寒微貴勢奪其名實其與人言行有操治家理財皆有繩墨者及移庭親年已八十餘奉養能致其樂紹聖四年春正月不幸以疾卒於牖下享年六十有一疾革矣親友問焉則曰死生之說我自知顧大人春秋高人子弃寢門而去此為無窮之恨娶黃氏有子曰中師中師之子曰綰綰以曾大父之命來告曰寬之克家子不幸而死中師有疾不能將命敢使綰以進士馮儀狀乞銘重言十九使此子不隨世磨滅實有望於門下問其親黨曰寬之誠善士馮君之言不妄則許銘之綰大父以元符元年冬十二月壬午葬於內江縣安養鄉西南山之下從曾大母黃夫人之兆日迫矣銘不可緩則叙而銘之銘曰

我行三巴林谷菁深僵卧絕壑榷楠十尋匠入營國一購百金獨閱歲月異材陸沉用君之能渠不富貴以遠不收可笑而喟樗櫟犧象又何足賴內江東流其山頎頎其柏其松其檉其楹從母安宅以慰孝思

王力道墓誌銘

吾友力道諱肱王氏蓋瑯琊臨沂諸王在齊不遠遷者其世家序列史官文獻相望有諱某者於其鄉有德沒而其配崔夫人與門人子弟誅其行曰恭睦先生是為君考庭堅童子時與力道游是時恭睦先生尚無恙得入拜崔夫人於堂以兩孺子同學問相愛故兩家親亦相愛力道長予二歲而少成獨立無兒子氣食飲臥起與書史筆墨俱後七年比歲以鄉舉士俱集京師甲辰丁未歲相從也力道此時律身甚嚴而與人極愷悌於書無不觀而尤喜易春秋文章初不經意睥睨左右下

筆耀耀不休熙寧癸酉邂逅夜語於西平客舍謹厚而文甄叙人物有理致予知其在不揜也又二年客自齊來方言力道與往時大異沉浮間井間得酒不擇處所遇屠販如衣冠愛之者以為似畢茂世光孟祖之為人而力道自言與二子異人亦無以命之或謂力道窮不偶懟故自放於酒中吾以為力道智及此殆不爾如是三年終以酒死得年三十有五無子有遺文未輯夫人張氏猶尸其祭既祥張氏又卒於是崔夫人七十餘歲矣哭之甚哀力道之兄撫州軍事推官將舉恭睦之喪兆於臨胸之龍泉而葬力道於其域謀曰知吾弟者莫若吾父臨川晏叔原幾道豫章黃曾直庭堅將請叔原序其文而屬曾直銘其墓則以狀來庭堅其可不銘銘曰

烏乎力道壯長如其初慈孝弟友材則多有培德以自厚不昌其後壯烏乎力道壯長如其初慈孝弟友材則多有培德以自厚不昌其後壯烏乎力道壯長如其初慈孝弟友材則多有培德以自厚不昌其後壯烏乎力道壯長如其初慈孝弟友材則多有培德以自厚不昌其後壯烏乎力道壯長如其初慈孝弟友材則多有培德以自厚不昌其後壯嗚呼力道壯長如其初慈孝弟友材則多有培德以自厚不昌其後壯兄太子中允庸同年登進士第省州號其所居坊曰三俊蜀州官不達乃買田葉縣而葬于洛師遂為汝州葉縣人君天資明爽奇書異聞無所不讀銳意舉進士三結於有司乃歎曰吾為功名乎今富貴而有功於民垂名不朽者誰耶吾為溫飽乎由園豈不足哉遂沉浮里中三十餘年築居第重堂複屋寓意於花竹間居雖富未肯什一也方開書館欲聘奇士與游令子弟作佳進士以雪恥不幸死矣享年五十有四實元祐某年三月初九日初室郭氏天章閣待制輔之女繼室蒲氏福州閩清縣令遠猶之女六男子寧之三班奉職寬之宗之舉進士宰之宜之寂之尚幼兩女子長嫁進士朱篋次在室後九年蒲夫人及諸子乃克葬君子蜀州之墓次而寬之走陳留乞銘於予予曩為葉尉與君游相好也又與君有連其可不銘銘曰

赫赫兮計行默默兮心亨白駒兮過隙拱木兮同聲佳哉兮樹鬱水深兮卜吉谷為陵兮見白日勒予銘兮詔勿伐

劉咸臨墓誌銘

南康劉咸臨有超軼絕群之材諸公許以師匠琢磨可成君子之器不

享年二十有五而卒以家難故晚未取後不立其母兄哭之哀其將卜葬感臨于九江之原屬予為銘予觀其詩刻厲而思深觀其文河漢而元極使之言道德而要其終法先王而知其統則視古人何遠哉今若此攻作銘以寄哀銘曰

和叔劉氏字曰咸臨京兆萬年而徙高安祖渙疑之奔令穎陰築屋南康乞至于今春秋八十懷寶陸沉父恕道原其學知往汗簡百世如指斯掌官世蹇蹇不祛其蘊佐司馬公著書補衮咸臨岳岳秀于林皇爰發雷聲震驚兕曹我子我奪持論不惜其於文章似漢游俠詩則清奧欲自為家穀而雄鳴如迦陵伽石介守道攘斥佛老君得其書奉以師保介之道術暴虎救殘百謗而死危斷其棺君曰可人恐不得然我園夏屋伐木山積未支棟楹林父蕩熄母曰嗟予子不亢劉宗兄曰嗟予季道不佐邦人材實難有又不遂刻詩下泉慰獎其志九江且松篁而甄之尚俾松聲耳詠予銘詩

非熊墓銘

非熊豫章黃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以至和歲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辛卯生於臨苗先大夫以歲月日時參伍以歷象為吉祥以為門戶所寄兒時黥黑臍肥甚可念先大夫捐館舍於康州非熊方四歲為其幼孤太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然性資豪舉落筆成文不肯為人下於儒生藝事先所不學雖不造微要皆略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弟例婚晚伯氏元明賣大父時田為非熊取舒城趙氏婚禮成而非熊不說竟奔去由是頗浮沉於酒中亦自持其命曰我生日在申辰在卯歲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強屏酒不游刻苦琢磨欲以怪奇鈎致祿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仲爰聞其家世欲以女子之而非熊不幸病死矣得年三十有六有銜不祛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熊欲仕而不耦難婚而無後孤先大夫之心予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怨維其不壽

有宋君子李正夫墓銘

嗚呼正夫當時而不趨後時而不覲人皆疾驅我車徐徐不曲而腴寧直而癯以貴穉子嗥而辟除不回之勇辟易乃夫白首于塗壞壁不沽士不信道寵辱百戰以道觀逢乃其夜旦丹陽之丘既命著哀嗚呼正

夫安宅無悔

叔父和叔墓碣

黃氏自婺州來者諱瞻以策干江南李氏不用用為著作佐郎知分寧縣分寧吳楚地犬牙相入處也著作為縣使兩地民不得相侵陵水旱相移食故湖南馬氏亦授以兵馬副使將楚兵者二十年其後吳楚政益衰著作乃去官游湖湘間久之念山川重深可以辟世无若分寧者遂將家居焉而葬於白土著作生元吉豪傑士也買田聚書長雄一縣始宅於脩溪之上而葬於馬鞍山馬鞍君生中理贈光祿卿始築書館於櫻桃洞芝臺兩館游士來學者常數千百人故諸子多以學問文章知名黃氏於斯為盛而葬於双井光祿生茂宗字昌裔昌裔高材篤行為書館游士之師子弟文學淵源皆出於昌裔祥符中國學試進士以水鐸賦有司以王交為第一而黜昌裔昌裔抱屈歸次尉氏遇翰林學士胥公偃見昌裔賦大驚與俱還以昌裔賦示考試官曰使舉子能此賦公何以處之皆曰王交不得為第一矣胥則以實告諸公相顧絕歎考校時無不見因懷賦上殿有詔特收試及試禮部參知政事趙公安仁翰林學士劉公筠擢昌裔在十人中授崇信軍節度判官已而流落不耦卒餘杭而葬於雲石潭上崇信生育是為和叔和叔為童兒時伯氏長善將諸兒出教天驟雨長善問諸兒日在而雨落翁與媪相撲此何等語和叔率尔對曰陰陽不諧耳長善大喜因命策和叔馬先諸兒叔博記覽為文辭立成性真率論事无所迴避稱獎子弟文行如出於己嘗試於有司不利因不復出力田治生守先人之業獨至今其平居田間亦未嘗發書雖不光顯能世家矣享年五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娶游氏子男四人曰公麟曰公虞曰公驥皆為進士曰仲愈早卒女二人適建昌錄事參軍余宏進士夏萼和叔卒於熙寧二年八月而葬以其十二月北于脩口之原元祐八年十二月諸子乃克龍石碣於墓上庭堅實泣叙始終而為碣係之以詩詩曰

家有藏書使人多聞先人之澤束手不温嗚呼和叔白首方冊泉涌於筆不疲於吃万金之產一子傾之前无以局之後无以承之嗚呼和叔司田以迹我耕我穡以燕孫息脩水滸云源若甕口達于江漢不閑其久嗚呼和叔松檟在曾澤本根茂于子孫

宋粹父墓碣

宋粹父歿後二十有四年其子澤乃克葬于葉吾友陳祐純益實為之銘澤與其黨謀曰先人中明而表晦既得陳先生銘諸幽又得吾舅氏文碣於墓其可以無悔乃來乞文謹按宋氏管城人有諱白者為翰林學士承旨吏部尚書贈太尉謚文安公者君之曾大父也以文章顯於時其後儒學稍衰至君天資朴茂蚤失皇考虞部君君喪治葬故有成人之風人曰文安其有後乎安貧養母不治生業篤於詩書或顛倒冠裳而性淡然於流俗而追古人與之游或見笑於閭巷而長者稱之伯父光祿君欲任以官君不受而推其兄琬已而舉鄭州進士第一享年三十一不及仕而卒夫人管城張氏生一男子澤也張夫人與余皆戶部尚書李公擇之甥故澤謂余舅也余少與龍城王達夫該海昏洪德父民師李安詩據及粹父游皆外兄弟也其人皆有操行藝文於予有切磋之益今皆弃余而死矣而余白首落髮夷中衰棄不復能文喜澤之能持門乃為宋氏故與碣文君諱莊粹父字也其文曰

猗嗟宋子柔而不廢重而不枝不規其細不瘳其義惟其閑二是其相相閑二可及也猶有鯁焉杵相不可及也

徐長孺墓碣

徐長孺姑蘇孝友文學之士也初少刻苦讀書多見博聞不肯下首作當時進士語故數不利於有司乃刻意作詩得張籍句法娶江南高士劉浹疑之之女亦有賢行熙寧初與夫人歸寧于南康不幸病卒于婦氏年四十矣有兒曰武才數歲劉夫人念兒幼未可歸乃旅殯于南康之僧舍後十五年武始能扶其柩歸于六合是時君母彭城太君劉氏春秋高莫敢議窆事崇寧二年彭城既合葬于金紫之塋劉夫人及武乃亦葬君其縣之馬鞍山君諱彥伯長孺字也父諱執中尚書屯田郎中以季子戶部侍郎彥孚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初室龍圖閣直學士鄭公向之女繼室尚書職方郎中劉公立言之女長孺鄭出也戶部劉出也使武能立長孺門戶以葬祭者皆戶部之志也於是武以戶部任為永州司法參軍武有二子曰望曰說孩童而機敏劉夫人者老康強乃諱曰汝先人不可以不銘故使來乞銘而碣諸墓則叙而銘之謹按徐氏初非姑蘇人唐末避亂去彭門而家于揚州之六合者既數世

矣而金紫遷姑蘇雖田宅在姑蘇猶反葬于六人云銘曰
生故之艱不可忍言無祿無年有街下泉其子其孫尚迪有造刻詩墓
門俾來有考

章明揚墓碣

章君廷字明揚分寧縣之石觀人石觀與余所居雙井阻一溪余在雙
井明揚略無三日不來來則叫嘯劇飲夜醉驅馬涉溪而歸未嘗見其
有憂色也余家有急難明揚未嘗不竭蹶而趨事且笑且飲而事皆辦
鄉有鬪者明揚必揚臂於其間排難解紛使皆意滿謝不直而去余嘗
與鄉長者評其人似長安大俠高陽酒徒顧天下交平詭譎恠之士
虛老田野亦無足恠也元符之元夏六月明揚之子如堦以書走戎州
來告明揚死矣且曰將死謂如堦以余之死累黃曾直余為之出涕而
為文碣其墓其文曰
鄙夫舌反平地蹇嵯明揚坦坦鄙文嗟咨戚老羞卑明揚熙熙鄙夫乾
沒刮利次骨明揚安拙鄙夫在堂校短量長明揚一觴醉不憤亂簡不
廢弛稽古不售教子雪恥四十蓋棺人謂之短吾謂之長彼囂囂老
人謂之壽吾謂之殤夫人某氏蓋其蘋藻如土如篔簹尚克有造石觀之
峨松竹造天下宮其泐何千萬年

陳君碣

陳穀潤之世籍龍游少長魁壘乘不繫舟飯飢衣寒不恤有無園基舉
酒品藻圖書賓至如歸士夫師儒晚發家笈玉板靈樞潛心岐雷越人
傳子雲飛必育淵深必鈞聚蓄藥草以待疾痛蒸暑作厲死相枕籍行
人掩鼻君入其舍樂之粥之為歸為救起僵息躍訖不受謝夜半叩門
不擇貧富壽五十九沒於牖下夫人文氏不吝不吝者祭祀賓客內助靜
嘉教誨三子皆世其家奉持佛律者老不違遺命慈祥笑語蠅蛭鄉曰
以孝里曰和義從宅于祖嘉木翳翳碣其德世以詔來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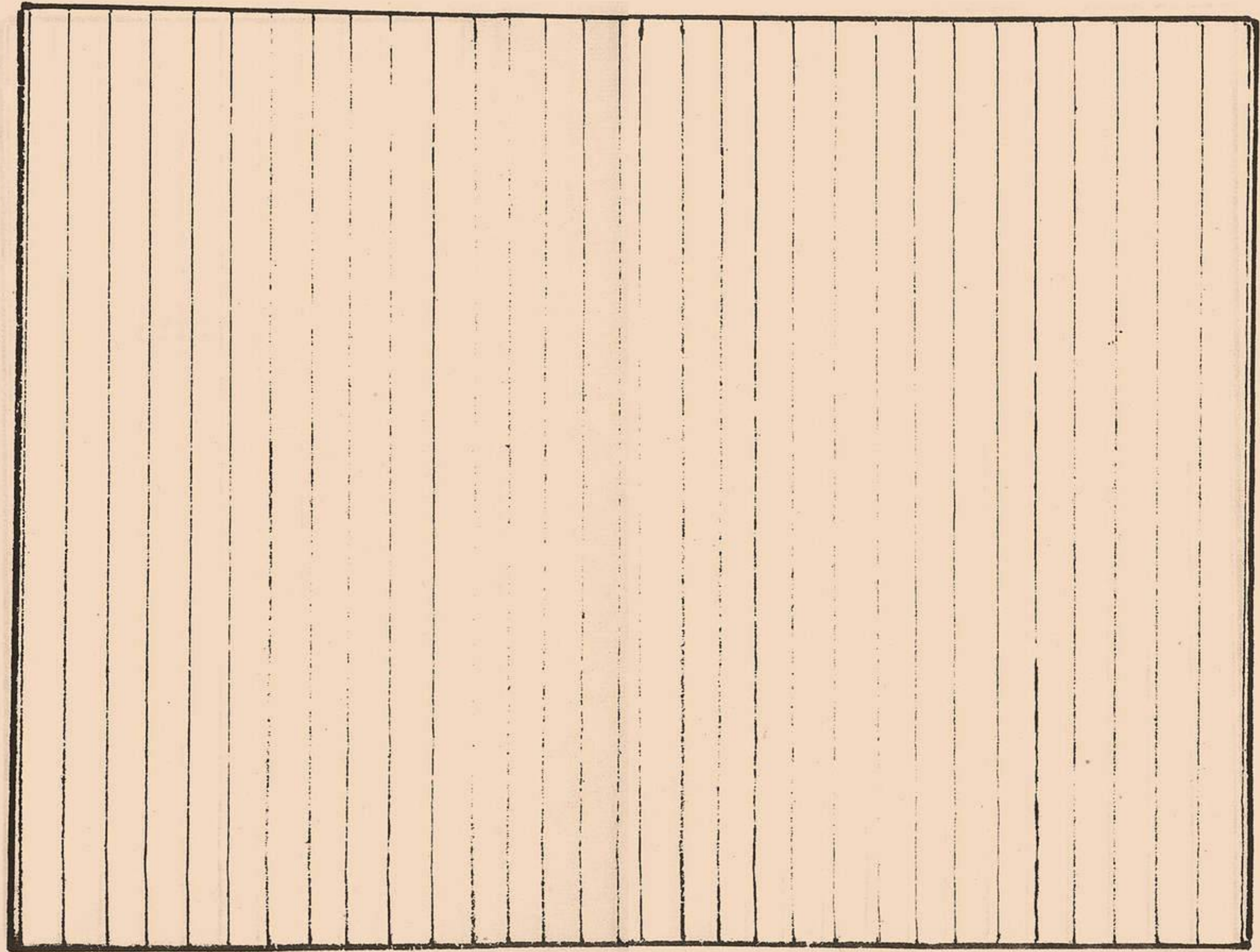
宛丘懷居士墓表

聖人不作道不明於天下晚出之儒玩禮義之名而陋於知人心失學
問之意而士必以讀書為選以予考於書猶及見古君子之論人雖瞽
師卜祝下至百工之賤因其方術心通性達總其要歸有合於道德之
序者皆以義取之而不發也士固有不幸而出於取人無定論之時挾

魁磊非常之器而納於流俗之繩墨不資經義文章終無以自昭於世者若宛丘懷居士為近之居士少喜醫方自神農草木書黃帝內外經扁鵲倉公之傳無所不觀遂以其方名為醫博士為人治齊數有功由此知名居歲餘厭之以其方授子孫并致家政築室其旁遠事獨居率月再畢祀事子孫既自力不敢溷事廼聚浮圖書闔門而讀之寐不用師渙若冰釋雖不多為人道之而性行純熟應對濺警稍稍為人所傳江湖淮瀄之濱浮圖氏之達者無不來款聲實既見而歎曰此吾師所謂見鞭影而逝者王公大人多與之游居士雍容上下使人不可親疎而未見其有求也既七十歲舉累世不葬通別籍之喪二十餘身辨且在不當以累子孫異時人疑居士道挾趣足自容及其自條序益知其自得者未可以衡尺論也居士諱敏字子和孫滿皆守其力試國子四門助教世有傳而懷氏益信斯言和於喪葬皆應禮狀居

類編黃元生文集卷第四十





梁氏之棣其鄂韓韓雖其才良母氏勤止樛木葛藟蕭蕭雖于宮有善其
寶茂對本枝淑善壽考燕譽終始銘石下泉以慰孫子

王氏墓誌銘

王氏女柔字伯惠年若干嫁爲京兆府櫟陽尉朱春卿之妻生一女而
病卒於外家春卿歸其柩葬於岳州巴陵之原附于其姑柔父稚川余
友也爲余言柔敏慧孝慈學文知義理觀兩方書若有所超殆將蟬脫
塵垢玉雪其躬不幸短生哭之哀甚敢乞銘以紓痛則爲作銘銘曰
凡命於天甚美難守陶人爲鈞賦物常巧火齊孔時坯甗十九器成而
舉之隕越于後若人之不淑無所歸咎

單卿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張氏出瀛州河間徙京兆万年考諱曜當世洵洵與其族卧終南
山不出名聲籍籍關中晚出任爲太常博士夫人家居事繼母有聞
博士爲擇對以嫁平原單公歸而事嚴姑如事繼母力貧爲家不以累
其夫故單公得讀書登進士第仕而顯於朝以禮終始長妙沒夫人襁
負其兩兒母之人不謂非已出也夫人屢失子免乳得男而姑病夙夜
藥糜不茹孝子君子以爲難攻苦忍窮垂二十年至於泰而能用其有
收卹中外光祿捐館舍則以柩內付子婦而老於堂齋几薰鑪宴坐終
日晚迺遊道人宗本法秀之間知生死之說壽八十有四力疾醜沐待期
而終頽視家人無戀嫪意光祿與今上同名當以字行曰孟陽夫人歷
封安定壽安二縣仁壽即三男子燁鎔皆通直郎溥宣德郎兩女子歸
某郡王至言曲陽尉席延卿夫人終以元豐乙丑七月辛丑葬以其十
月某甲子其兆在齊州長青縣天華南管先光祿之吉卜也燁等以陳
留李之儀狀來乞銘之儀道夫人之義甚高且曰詩人所謂女士者將
在於此不可以不銘銘曰

夫人居室繼親受福濫觴成江單宗燕睦承尊孝恭撫下仁哀使非已
子於子母懷林回弃壁負子逆旅愛日事姑寧絕兒乳朝聞夕死士不
及牆玉珥珠襦乃或升堂道無情狀言得則謗委命蟬蛻以觀無妄女
德能一國風所嘉能人難能夫人則多光祿有宮歸奉館櫛作爲訓詩
告後勿伐

趙夫人墓誌銘

進士李慥俠恬之母夫人趙氏其父曰紳其夫曰通儒李皆安陸人夫
人幼少敏慧讀書誦詩通其義說十八歸李君夙夜舅姑之所恭順而
明微祀事能勞燕居不贖婚姻恩施孔惠孔時族人師用之有女俗持
里人笄髻中物珠璣價十萬急貸於夫人請半價曰是可乾沒夫人曰
乘人之緩急而利之則害仁尊章在堂而私市則病義智及此又能守
之為婦十有三歲三男一女而卒卒時長男始十二歲其願託之言可
傳後十有九年自恬以上皆知學而女子為士人韓操妻於是夫人可
无憾元祐改元之二月某甲子慥等乃克奉襄事於其縣青木之原王
舅之域走數千里來乞銘哀其意予銘銘曰
於戲夫人婦德孔有胡不黃耇苟中弃穉乳考德銘詩以勸歸女亦勸三
息欽念母言茂爾德聲慰此下泉

章夫人墓誌銘

夫人章氏某縣君處士慶之女為分寧著姓能以豪右致學士大夫年
二十四歸我伯父祖善祖善黃氏以文學知者皇祐某年進士仕奇不
逢以大理丞致仕今以奉議郎家居夫人為婦為妻舅姑曰齋祀春
秋能不動我夫曰凡吾得盡心官學者維室家之宜為母為姑子順教
詔日就月將婦承功緒休其蠶織其為人勤敏樂易幼少智慮如大人
白首而血氣不惰啓手足之日有善言享年六十有七終以元祐壬戌
九月某甲子葬以乙丑某月某甲子其山曰馬鞍三男子曰某曰某曰
某三女子嫁黃州判官吳下武昌李康年淮南節度推官林錫夫人於
庭堅小功母也太夫人曰吾少歸汝家如遇我有禮汝為好作銘庭堅則
再拜而銘銘曰

紫陽之山礪礪其谷水清且脩卜宅其上游宜爾孫子祠春秋登彼墟
矣訂且樂不渺不隙藝尔松柏無俾新牧千秋万歲永安宅

酈氏墓誌銘

夫人酈氏亳州衛真人夫人幼敏慧父仲隱奇之欲以歸士大夫而地
寒未能自致也故西京作坊使贈金紫光祿大夫宋君始喪其室李夫
人聞夫人之風以幣迎之入宋氏族嬾皆稱其懿行享祠能嚴謁問孔
時不吝於寒宗不忌於群妾生子遠與适而宋君捐館舍遠七歲矣廷
才四歲持宋君門戶喪祭如礼粥笄髮問物延致師友成就其子訖於

榮養有邑有壽昌於其先敬能悅安之居已下者能慈哀之不愠不求
眉壽而康終於邠州适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三宋君諱仲李夫人晉陵
縣太君遠為壽州觀察推官而卒适今為承議郎通判衛州將以元祐
五年正月某甲子葬於共城之麓臺狀夫人節行來乞銘銘曰
昔在漢京高陽酈生輟漢王洗以舌下城惟死事孤芥侯高梁曲周相
漢侯則以功寄雖賣友為王吉凶夫以文鳴鴻困燕雀道元述川綜百
氏學酈宗寥寥中缺不嗣夫人之興實維女士其宗無人或在外甥出令
子若孫尚似諸酈

陳夫人墓誌銘

故福州長溪主簿吳君夫人陳氏其父在侍禁知高州諱祕開封人初
高州子男女且十人皆蚤世晚得夫人幼童慧寤成長淑慎故高州竒
此女閱壻久之廼以歸長溪長溪磊落人三佐縣不可意弃官歸藝花
遇人情不可堪忍崢嶸於匄次而上於眉宇之間睥睨畦圃釋然忘懷
以是心通意得於草木之性間雨露而封殖之能與物為四時而吳氏
花名江南蓋婆娑林丘十餘年而後終雖長溪自得之而夫人燕安田
里實有助焉夫人歸吳氏不及皇姑事長妣如姑礼外姻來者初不知
其娣妣也自奉養菲薄施畀族黨甚周諸兒皆夫人勸督官學也尤
喜誦浮屠書平生自力以數方過子姪念其春秋高勤誦索氣共諫止
之夫人曰人心所安樂國禁不能沮也其所不願國賞不能勸也吾誦
書猶乃翁蒔花也疾革顧兩侍兒掖坐命二子曰吾處常得終汝曹可
无憾遂瞑實元豐四年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一維夫人少則能婦長
則能母陳義甚高疾亟而不乱斯其可銘長溪長裕崇仁人而葬番之
東岡夫人祔馬五男二女其四早卒父中歛令美中進士薦其州女嫁
承務郎郭礼立銘曰

叔母章夫人墓誌銘

叔母章氏洪州分寧縣人處士諱積之艾夫人幼喜誦書弄筆墨父母
禁之與諸女相從夜績待其寢自乃自程課由是知書事父母居其喪
以純孝聞年若干婦叔父叔父母性豪甘酒好賓客客至出嗟責辦夫

人怡然從令未嘗不肅給也叔父平日大率常醉或使酒慢侮夫人承之未嘗不以禮也夫人嘗問叔父之不甚醉時諫曰君終日如是使諸子皆法象何以為家叔父曰吾兄弟兄弟之子多賢克家者自當不法我而法彼也夫人歸不及舅姑事叔父之所生母李氏如姑禮尽愛尽敬李氏年八十六乃終其遺言曰吾百无憾不忍捨孝婦去耳分寧之俗所生母皆服役於其子婦聞夫人之風乃欣慕焉夫年三十有四而叔父捐館舍二男二女皆幼毀瘠殆不勝喪既而幡然改曰我死則負託孤之心乃致力窳窳之事為二子築屋治生識者以為有男子之智烈婦之節慈哀使令知其勞逸家人熙熙教子不戚而使其子退而思其言戊寅之歲四月辛卯召其子回曰吾往時嘗因吾弟楚材聞龍山祖心禪師死生之說吾今日百骸欲潰而不得脫其病安在汝取直覺來誦之回誦至地水火風四大各離今者妾身當在何處夫人曰止召婦女告以後事即命掩室而化享年六十有二長子某蚤死次則回女嫁進士南宮元龜王大成回好學深探其本原事親居喪尽敬尽哀將以某年月日葬夫人於修水之上游地曰迷仙而數千里來請銘於戎州某泣曰安康郡君無恙時嘗言草夫人於我有恩有禮汝等不可忘其敢不銘銘曰

夫人來宅令儀令色不已不克奉姑如嫡於夫於息致曲而直賢而多能自晦而明身整子嬰守節如城靜為五兵終莫之陵孝子兢兢既卜佳城伐山勒銘遠其德聲其松其檉斯其棘荆修水繚坐以配其清

永安縣君金氏墓誌銘

夫人永安縣君金氏家番陽故廣東轉運使尚書度支郎中諱君卿之第二女供備庫副使夔州兵馬都監梁君在和之妻夫人事繼母以孝聞事其姑如事其母居家富貴歸梁君而安其貧篤信釋氏誦其書奉其戒律年四十則掃除一室謝梁君而齊居杜多比丘尼以為難能也平居笑語雍容雖其所不憚未嘗見聲氣對梁君如賓客處姻妾如娣姒撫諸子如已出喜讀書善筆札諸子皆授經於夫人未嘗從師其子子之有學行士大夫稱焉歲在乙亥月仲冬日某甲子沒於夔州官室兒女姻妾割肉為祭煉臂燃頂刺血書佛經者數人其慈愛出於忠信可知也六男子長定之三班借職次千之升之亞之精之百之四女皆

在室千之以汝南自味道狀夫人內行狀來乞銘味道立義不侵少許
可非其實不傳故叙而銘之銘曰

猗歎夫人在家怡怡來歸祁祁女宗婦師內外且宜賓禮夫子慈愛妾
媵退考於室淵默清靜鳴鳩在桑在梅在榛怒之喜之乳哺補紉宴居
不惰文史翰墨諸子執經其音秩秩衰門之女夫人有之興門之男千
之似之永安錫封以夫介寵千之方興尚賁其壟

辛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辛氏諱媛并州軍事推官諱顯仁之女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有
則之孫贈戶部尚書諱若冲之曾孫其先隴西狄道人後世稍徙於潁
川河汾無顯者維狄道之辛與潁川之辛班班見於史官潁川之辛又
多聞人夫人蓋從潁川之居陽翟者也有諱仲甫者以參知政事事熙
陵有聲以太子少保致仕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封晉國公是為夫
人之高祖也夫人年若干歸為蘇喜道宗之妻若干歲以卒无男子生
二女孟蚤卒其仲尚幼卒時道宗為汝州襄城縣主簿某年某月某甲
子也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潤州丹陽主簿之原附曾王姑之兆將
葬道宗告其常所與游豫章黃庭堅曰吾妻不幸蚤世然其行云云有
足銘者子為我銘其墓遂用其言為銘銘曰

嗚呼夫人淑慎柔嘉宜婦宜妻歸寧外家始從夫人仕在襄野視去舅
姑如去父母寡笑寡言靜好讀書思齊古人勇於事夫屏去浮夸中饋
是救脫笄解髻以羞賓客婉婉襁呱女嬰中塗失母啼不成聲不
凡者年尚多者德我為銘詩以慰幽窆

狄元規夫人墓誌銘

壯士在險或以辱身夫人秉義不緇不磷人哀其孀子哀二女之孰母
人恤其緯予維斯文其不窶養孤能勤抱書泣旻牲不揜且以祠秋春
女歸有孫負撞乃來寧襄陽文章如漢西京夫子之邦子終其畝立狄
氏牖戶莫予敢侮刻銘其立作憲諸女

任夫人墓誌銘

吾友廖明略自安陸寓書京師乞余銘其妻任夫人之墓其狀曰任氏
歸正十七年三生子男曰青箱青規女曰念三不幸年二十五而卒性
敏慧頗通書柔婉孝仁在貧而樂先夫久愛之如已子不幸先夫入即

世任不勝哀閱九旬亦死將以元祐元年十二月癸丑從葬舅姑之墓
次願得銘以塞悲庭堅曰如是可不銘梓州郫縣有任軫者及其弟吏
有聲治平進士間遂同年登第軫父伯傳任尚書都官郎中有人物水
鑑見明略為童子時曰此人後必以文章顯故以軫之女嫁明略云其
銘曰

委佩兮結縞來有家兮咸宜承尊章兮相夫子豐約有時兮百歲同死
忽兮與朝露同晞弃所愛兮元不之刻詩玄宮兮匪其對食之私逮其
成人兮告箱與規

湖州烏程縣主簿胥君夫人謝氏墓誌銘

夫人陳郡陽夏謝氏其世序甚遠代常有人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諱
壽者曾大父也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贈司空諱絳者大父也嘗任司封
郎中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或以疑似中之坐失官家居者數年已
而有大臣寃其獄天子直之今為屯田郎中通判襄州名景初者父也
夫人方室處靖深婉孌言動皆顧繩墨父母曰吾女材必擇所宜歸則
以嫁胥君茂謀茂謀博厚敏達學問自將調湖州烏程縣主簿以卒夫
人之歸胥氏年二十祖姑翰林瑯琊公之配建康太夫人在堂於夫人
為外祖母然夫人終不以外氏故不尺節於夫家禮意篤密而恩施周
內外疾嫻莫不謂宜其歸未幾舅都官君捐館舍烏程又早世生二子
輒失之建康君亦終於堂夫人獨奉其姑成安韓夫人以立胥氏門戶
憂患窮困人視之若將不終日夫人縱觀方外之書求死生之說時時
呻吟應答不類閨門中語或傳於親黨間理致甚高益知夫人之根惠
而韻勝也熙寧乙卯四月輿疾歸父母家而卒以九月癸酉享年三十
有一客其柩於穰成安君及烏程之弟茂世卜以元豐庚申五月甲子
奉建康之窀穸於穰歸夫人之柩於陽翟附烏程之封使以其狀來乞
銘庭堅於夫人妹婿也實叙而銘之銘曰
敏膚順慈父母受祉齋栗雍穆舅姑感喜譽達州黨燕及君子宜處
宜歸在穰不疚不畀之壽則莫承其後无所歸咎膺膺韓城葬從其夫
作銘下宮示後不誣

王氏墓誌銘

夫人豫章王氏宣德郎知宣州南陵縣事楊淑之母也南陵為吏有能聲

泣事敬畏處僚友不爭以爲夫人之教也元祐七年夫人壽七十有七以四月壬辰考終於南陵之官於是南陵以其十二月庚午葬夫人於清江之原楊氏之兆從君與夫人如生禮使來告曰淑斬然在衰削之中不得躬受命幸嘗爲僚辱知且愛敢乞銘以圖不朽則叙而銘之夫人少入楊氏事君主君曰太中大夫諱申主母曰南康郡君時氏大夫公初以著作佐郎監閬州稅法不聽以其孥之官故南康命夫人侍焉享嘗吉蠲宿豆肅給大夫公安焉生一男一女男則淑也女嫁進士陳發夫人蓋晚而主南陵家事服用平素不有私橐而責淑以清慎奉佛潔齋不聽間言而迪婦以孝餼含飴而弄曾孫忘其耆老於戲是可銘也銘曰

江漢廣矣有渚有沱別而不殊乃同一波從君于蜀攝將捆事歸而就列不沮不忌甚順而毅乃膺多福齒髮曲局燕其子之祿其子其婦其孫其曾敬承窀穸封無有悔懲

呂夫人墓誌銘

夫人呂氏其先酸棗人泌陽主簿劉君預之妻二子芳芸之母故天章閣待制諱景初之從孫夫人之曾大父諱信以殿中丞老於襄城因家焉故今爲襄城人夫人少孤大父將作主簿諱謂愛之異諸孫爲之擇門地以歸泌陽劉氏襄城大家號爲有禮法子孫无不承學夫人見舅姑而祖尚无恙自甘溫清不競不練觀色養志知老人之微室家相愛也中年泌陽兄弟游學京師先舅獨在堂倉之捐館舍夫人捐畫大事不煩而辦泌陽在官一一問所上事曰其可其不可聽其同僚燕語曰其後當然已而無不然不出閨闈而所知此是可賢也已未嘗以一毫隱其夫子未嘗以一毫私其外家未嘗加人之喜怒未嘗論人之長短又何難也如何不淑不及中壽年六十二而沒二女子曰琬琰嫁爲張濬馮肥張氏女又先卒於是芳芸奉泌陽君之命葬夫人於歸程之大程岡實崇寧二年七月之甲辰泌陽與子游舊故乞銘銘曰

韓城膺膺葬者如積泉下之女有郡有國其金石刻多有愧辭夫人之銘傳信不疑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二

塔銘

黃龍心禪師塔銘

師諱祖心黃龍惠南禪師之嫡子見性諦當入道穩實深入南公之室許以法器為之道地雲叟文悅發之脫略窠臼游戲三昧翠嶺可貞與之住持黃龍山十有二年退居菴頭二十餘年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沒葬骨石於南公塔之東住世七十有六年坐五十有五夏賜紫衣親賢徐王之請也號寶覺大師駙馬都尉王誥之請也初南雄州始興縣鄔氏子為儒生有聲年十九而盲目父母許以出家忽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僧惠全全名之曰祖心云明年與試經業師獨獻所業詩比試官奇之遂以合格聞雖在僧次常勤俗學眾中推其多能久之繼住受業寺不奉戒律且逢橫逆乃棄去來入叢林初謁雲峯雲峯孤硬難入見師慰誨接納師乃決志歸依朝夕三載終不契機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蘗南禪師師居黃蘗四年雖深信此事而不大發明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於是就止石霜無所參決因閱傳燈至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曰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多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竟親見二師歸禮黃蘗方展坐具南公曰汝入吾室矣師亦踊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寔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了吾則埋沒汝也師從容游泳陸沈於眾時往諮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安用許多工夫師曰不然但有纖介疑在不到無學如何得七縱八橫天迴地轉南公肯之已而往謁翠巖翠巖敬貶利諸方諸方號為真點曾見師即云禪客從黃蘗師兄處來未見有地頭者箇領南子却有地頭汝能久住吾亦不孤負汝師依止二年翠巖沒後乃歸黃蘗南公分座令接後來及南公遷住黃龍師往就泐潭曉月講學蓋月能以一切文字入禪悅之味同列或拍笑師下喬木入幽谷者師聞之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中以小疾求醫章江院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宗見楊傑次公而問黃龍之道恨未即見次公曰有心首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聞之亟至章江見師在僧堂後持經問曰非心公耶對曰是揖坐而歎曰達磨一宗將掃地矣

因劇談道妙至會方物為自己及情與無情共一躰有大因香案下師以厭尺擊香案曰大有情即去香案無情自在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躰公立不能答師曰才入思惟便成剎法何曾會物為己公立於是參叩鄭重南公入滅僧俗請師繼坐道場化俗談道直重規疊矩四方歸仰初不減南公時然師雅尚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樂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溫師真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師三辭不往又屬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起師哭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師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馬祖百丈以前无住持事道義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謂之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房藉之民直遣五百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為也器資以此言及命師直由是致書願得一見不敢以住持相屈師遂至長沙蓋於四方公卿意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亦不往其於接納勅已以進無不攝受容有匪人不保其往至於本色道人參承諸決鑪鑪錘推厥功妙密故其所得法子冠映四海雖博通內外而拍人甚要雖直以見性為宗而隨方啓迪故撫內外書之要指徵詰開示使人因所服習克己自觀悟則同歸歸則无教諸方警師不當以外書揉佛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佛密語及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為密語南公道貌德威極難親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汗下師之造前意甚閑暇終日笑語師資相忘四十年間七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其衆惟其善巧无方普慈不簡人未見之或生慢疑謗承顏接辭无不伏膺庭堅夙承記荊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窳堵實深安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其詳則見於師之嫡子惟清禪師所撰行狀銘曰

鹿野孤園衆千二百空寂而住時至乞食法王啓運三界為家皆是吾子實益等差宴坐經行无資生物病而頂乳侍者行乞泐潭百丈住成法席國不入禪禪不入國末法住持以食為宗主官作牧驅羊西東師嘗一出歲行十二鍾魚轟轟如垢不醜脫桎以往娑婆林在龍蛇混居雷藏電收抱道在旁不誰不汝及其震驚万物時雨師之於道日行大空譽日之明勞而少功

福昌信禪師塔銘

禪師名知信出於福州閩縣蕭氏蕭氏以捕魚為生師幼則根慧觸事

踈通無憂恙疑懼撫會而言或非里中語隨父兄在江濱輒從網中棄
所得魚父之兄為易業年十二乞身於親去家為釋子奉持頭陀甚
苦山行夜逢虎師祝之曰使我得披如來衣作世間眼者當不害我虎
因背去年二十有六乃誦經應校得僧服平居與眾勞倍共一寺作衆
作少休師則問道常有禪老記師當為法幢蓋所游非一師最後入
夾山遵之室遵雲門偃之曾孫含光匿跡如愚似鄙惟叢林中行甚深
智者可知耳師之入室不陟階漸如石投水如箭鋒相直如印印泥其
深禪妙句自有錄余嘗書其後云維福昌信老峭立萬仞壁於夾山影
中印全提般若者也師之接人不為驚濤險崖關鎖閉距然非相應者
終不得其門而入今其書具在可考而知也在夾山任直歲典座餘十
年蓺杉松滿山水陸不耕者皆為田住福昌寺二十一年其初草衣木
食寢飯破屋數間於今廣廈不知寒暑齋供數百人師隨事莊嚴不懈
如一日或勸師安用苦色身以徇事緣宴居養道可矣師曰一切聖賢
出生入死成就無邊衆生行願不滿不名滿足菩提師之密行不愧斯
言云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不升堂庚戌湯浴更衣辛亥臥疾問曰
蚤晚曰正午矣起坐而逝閱世五十九夏坐三十三以其月庚申道俗
門人數百葬師於福昌善禪師塔之左江陵居士劉璣以狀來請曰禪
師道眼清淨戒地堅密願得石文以告來者則為銘曰
巍巍堂堂首出力物泯泯默默與衆作息誰其信之我有密迹具此眼
者百世同轍稱性之印印空成文林泉市廛有子有孫大行所薰骨亦
不朽出見世間千萬年後

圓明大師塔銘

大師號无演出於天彭張氏幼童英烈不甘處俗年十五棄家事承天
院寶梵大師昭符符記之曰此子它日法中龍象也年二十以誦經落
髮受首楞嚴經於繼舒舒沒卒業於惟鳳文昭受圓覺經肇論於省身
受華嚴法界觀起信論於曉顏受唯識百法論於延慶凡此諸佛皆聲
名籍籍師必妙得其家風然後已又從諸儒講孝於書无所不觀於文
无所不能至於曲藝學則无所不妙解清獻趙公始請師登法席師於
楞嚴了義拍掌極談席下道俗如飲醇酒无不心醉如肉貫帶處處同
其義味蓋於此一經心融形釋出入內外篇籍風行電擊无不如意又

嘗問道於禪師惟迪惟勝師默然心許曰此自在吾術內矣又作大悲
觀世音化相宇以崇閣極天下之均工珍材二十餘年乃成人以為莊
嚴之冠不知師之游戲也中年喜葛洪內篇延異人譎士將以丹石伏
物皆為黃金或取其金而畔去師不悔不怒它日遇之禮之如初此可
以觀其德性也寶梵既沒二親又耄期去世乃謀南游曰吾聞南方大
士有若祖心有若克文有若善本皆命世亞聖大人也不可不行觀道
焉元符三年五月道出戎州始識之卓乎偉哉其非凡器也是歲四月
甲辰渝州覺林禪院不疾而去化僧臘三十有七其法子曰園曰雨曰
觀曰燈曰印曰本曰韻以其年十月丙午奉師遺骨葬於寶梵師塔之
西而來乞銘銘曰

蛻蟬于東歸骨于西皆我法界不憾不疑諸子矯矯不尚有造其能
似之

法安大師塔銘

禪師號法安出於臨川許氏幼謝父母師事承天長老慕閑年二十誦
經通授僧服則無守家傳鉢之心求師問道不見山川寒暑初依上雪
竇重顯顯沒則依天衣義懷雖蒙夫衣印可猶栖法席數年同參皆推
上之法雲禪師法秀尤與之友善以經論入微為同業參玄入不二為
同門故也薛天衣又探蹟鉤深靡不經歷年三十有七歸在臨川初受
請住黃山之如意院破屋壞垣無以風雨師住十年大厦崇成僧至如
歸乃謝去下江漢杭二浙上天台四明浙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
嘗失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道蕭然无侶倚杖於南昌又受請住武寧
之延恩寺延恩父子傳器貧不能守之初以為十方始至草屋數楹敗
牀不責師處之超然縣尹裴士章欲亂合豪右為師一新之師曰檀法
本以度人今不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裴以師苦口因止不
為師亦住十年凡安眾之地冬燠而夏涼鍾魚而粥鍾魚而飯來者息
焉以元豐甲子歲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勿復料簡商略為聚如共
住僧數人與其一則示微疾其八月辛未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一年
坐四十有一夏弟子普觀營塔於後山距寺百步師平生常教勸人万
事隨緣是安樂法師之居延恩人視之不堪其晏於是法雲秀常有眾
千數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其威光可以為兄弟接羽翼而天

飛也以書招師云云師發書一笑而已予舊聞禪師為有道而陸沈者每歎息其尤傳晚得友道人惟清清之言曰我初發心每具以延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中心以謂凡住山者法如是尔及游諸方罕遇如安公者以是擬耳之誨不忘於心若安公名稱利養實不能與天下初師爭衡然此自不滿安公之一笑公可作石置安公道場使來者知住山規矩當如是於是追跡行李揔其化緣起滅如此而繫之以詞詞曰三際十方心田一契威音以來諸佛所印其中種子皆本來法東西相付唯證乃知證得祖契如是而住為万物主是故无諍若有造作无印之契安認界畔如空如海維此契心有无根樹問其所在則伏冒佃由初不知自本自根懷藏偽契弄其立角一九非九謂傳密記目首為幻醫窮子眼披如來衣作大妄語見地不直與万物訟見境崢嶸故多諍論土牛耕石終不得稻堂堂安公是大田主絕學无為終日修行出入生死无作无造法住法住无有爭地布慈悲雲雨 味法飛蝗蔽天赤旱千里而我境界万物有年艷弄耕田不荷帝力安公法尔一切亦爾安公道場來者敬禮

智悟大師塔銘

聖壽禪院僧明教大師慧表寶月大師慧雲狀其師懷謹行業始終來乞銘予聞謹游王公戚里四十年委金帛如山未嘗留一錢褚中度門人百八十有二札其勤舊而教養其罷不能內外无間言其趣操類賢士大夫是宜銘故叙而銘之謹賈姓開封民家母劉氏方娠夢禱于出青囊中占曰干出於囊方夫之望兒不為家人子去家而有光及謹生而骨肉相與閭里兒異九歲依普明道者歸恭出家經梵禪律无所不孥落髮而左右普明於緣事尽心力不愛一毫普明没即以謹知院事謹於經行輒作佛事皆赫赫成就治平中普明所作僧伽浮圖壞謹力新之至於躬土木之功未嘗過人之門聞者傾施其半縣官佐之閱二歲而崇成繚以周廊復屋十倍其初費方方計於是詔發印經院以經板十六方昇謹刻印賜之凡謹賜服號名及宅錫予皆以行業聞不錄錄因人也僧夏五十有九住持二十有八年如出一日生以大中祥符辛亥九月丁酉没以元豐乙丑十月戊寅而葬以其十一月庚申其浮圖在祥符縣樊村之崇臺云表有謀略處煩而知務雲佐謹夙有力謹没

衆皆推院事莫敢承曰非表則雲而表與雲及絲辟相先以是益知謹之賢銘曰

維智悟祥於天爲法器不家傳謝斯文以游方維德機與事會勞而不伐立山其成之不仞其有捆載而歸之以躬爲律杖履其信之孔欣孔時乖寡者順之以彼易此千夫或文之有似有續我銘以洵之

疏

祝

聖壽功德疏

電影旋樞瑞氣昔蟠於穹壤葵心向日頌聲播溢於華戎躬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閱西竺貝多之文罄竭愚衷崇修法供伏願今皇帝陛下睿圖鞏固宸筭增隆日月與彩煥天明於五國椿松共茂班寶鑑於千秋臣無任瞻雲望聖激切依歸之至

開堂

請純老開堂疏

諸佛不出出亦無有涅槃方便度衆生故現如斯事純公上人懸崖千仞武庫五兵枯木寒灰坐斷法身報化經行宴坐透徹現在去來自利利它法事撓畢而青城道俗見隔不除動地雨花事不獲已雖滴水滴凍閉門造車而東行西行出門合轍人言屋下蓋屋不知錦上添花未歇遠近狐疑又頃分疎露布不起承天齋座即現方廣道場經卷中世界三千撥塵見佛僧堂前草深一丈爲法求人若有識痛拜阿師乃是學菩提種子捧頭薦得蔭覆十方今正是時四衆三請

請法王長老瓶公開堂疏

本色住山人皆授如來記居則枯木止水宴坐十方出則疾風震雷驚動万物不擇喧寂作大因緣中夏所瞻崧高維嶽心不可得少林開第一之花聖從何來破甕龜見本有之性從上諸祖莊嚴此山彼大法王實據都會河潤千里惠林來福京師鶴鳴九臯天鉢號稱真子恭惟天鉢長老航公悟有生鳩毒乘出世舟航吹布衲之毛傍家行脚剗法堂之草選佛登科而又閑尺壁之陰退養衆生之病寶花玉座共知不可覆藏糞掃堆頭重爲新新拈出

請郭山長老應霖開堂疏

去聖悠遠邪法崢嶸富人伏藏正宗淡薄鉢囊掛壁衲帔蒙頭可爲癡種子婦依必遭明眼人識破郭山應霖禪師蘊天公足雲月飽南嶽之

林泉得翠帛悅一味之禪分大愚芝千灯之燄而枯木宴坐草深法堂
彼悅上人者把牛鼻繩能獅子吼唯升堂入室未見其人今日請為大
衆發蒙亦與先師雪耻要當脚踏實地千葦復大千末山園中不負臨濟
蓮花峯頂親見龍牙入泥入水為人捏聚放開由己狸奴白牯尺教鼻
孔遠天水鳥樹林須臾腦門著地

圖緣

成都中和六祖院勸緣疏

鍾魚鼓板疑禪足飽而六祖飢臥具床敷濁禪足温而六祖冷使道人
如此失所則檀越何處用心敢為諸仁略開少分相逢展手不妨貧女
一錢隨喜轉頭報在龍華三會

成都府別教中和六祖禪師勸請疏

盡大地一隻正眼遍十方四面無門有趣有宗難信難解譬如琵琶琴
瑟必資妙手乃發至音鳳皇麒麟出以其時方為上瑞範公道人衲僧
命脉古佛心宗如淨月輪出則万波分影如吹毛劍用則千里無人而
乃自埋於民聊以卒歲令成都重臣之鎮實為護法之金湯兩川多士
之淵且參微於雲空來與法雨今正是時當使邪見稠林風行草偃波
旬豎陣瓦解土崩心佛衆生三輪普現森羅万象一印頓圓况六祖秘
園粥足飯足淫坊酒肆即是道場枯木寒灰不妨猶笑願膺佛記莫閱
雷音

簡州道俗齋万僧會所疏

續如來未劫之壽莫大乎法供養乞上方香積之餘不可以意分別崇
成三德六味普飯十方衆僧貧女一錢不以為少給孤側布不以為多
知恩方解報因辨心即是辨供我輩生於五濁不遇三災斃葬耕田當
知雨露之力仰父俯子實依桃李之陰年且屢豐人有餘力與茲美報
武契群心伏願 皇帝陛下福基堅固如不動妙高之山德澤汪洋等
甚大功德之海兩宮同壽箕翼衆星常拱太微河出九疇山呼万歲乃
至麟符虎節千騎二車下為動植之春上協太平之業九我此會不勸
而成若見若聞隨力隨分

追薦

嗣幼十八弟推官舉哀疏

禮服之衰雖名初從兄弟之義不異同生孤苦相依夷險一旆來問投
荒之客言黑業乾追尋細席之言德音猶在不謂禍成山岳痛割肺肝

為以宿植善根已成道種式延淨土少助勝因陳法供於祇園演全文
於貝葉伏願嗣功十八第推官最初一念不昧本來隨順世緣遠為骨
肉歸依大覺為作證明

舅母十三太君舉哀疏 李布公
達之妻

從學外家早蒙慈誨竄身商士孤奉至恩拜書異之未乾忽計音之來
及瞻雲万里空盡於一哀報德九真恭投於三寶伏惟大覺證明
知命百日齋疏

脊鵠在石汝有急難之義虎兇出柙我無保惠之功書異耒乾計音來
即水火不免將何面以見先親股肱或虧念誰依而終晚歲速茲卒哭
幾欲無生躬掃秘園親供緇侶異憑大覺之力少慰九真之思誓首慈
尊惟垂悲救

祖父忌辰疏

昔嘗逮事荷莫報之劬勞今屬諱辰未忘哀於具漢式陳淨供少助
善緣恭對皇覺表白

皇考朝請忌辰疏

二親之年如白駒之馳過隙百身以報如一滴之益滄溟罔極之恩永
思甚痛式當諱日恭設妙因儻承不二之音咸開頓覺之路仰惟功德
證知

祖母遠忌疏三首

朝夕寢門雖不逮事綢繆牖戶燕我後生適當屬纊之辰深動降霜之
感敬依梵刹延飯眾僧冀此妙因儻為真助

昔嘗逮事早纏風樹之悲尚憶分甘莫致水魚之養式逢諱日更切哀
誠爰集苾芻之僧躬設伊蒲之饌冀憑慈力仰助超升伏願不昧本來
承茲法施

瓜瓞有初簡在夫人之德風枝不靜實惟先君之恩爰屬諱辰式追真
福恭惟大覺證知

先妣遠忌疏

天地罔極初無報德之階日月不來每深濡露之感屬當諱日更切哀
摧爰以佛香普薰僧飯維九真寂寞而積善之慶在心推諸佛慈哀則
正覺之門有路伏惟力德俯賜證知

介休縣君遠已疏二首

穠如桃李鞠為松柏之陰澗有蘋藪莫助豆籩之薦歲將二紀哀念如新式以諱辰敬修真福願平生之競爽雖絕域而感通

江山阻長歲月徂謝家上之木已拱室中之言未寒屬當撤瑟之辰深念采蘋之助恭修佛供用薦真途稽首覺皇俯垂哀救

詞

徐氏二子祝詞

徐氏二子總髮承師爰卜今日冠而字之孟氏曰麇其仲曰麇字麇享西字麇次西咨尔子西孔作春秋當一王法文成致麇啓迪後竟一角儀儀游聖賢宅出於西狩爰瑞聖功疑若可羈豈其犬羊謂予不然視經卒章咨尔次西子孟孫得麇授素也西歸而求麇與兒女嬉曰予不忍其母既予之矣荷戈逐之頃也以傳其子樂羊殺敵恐怨不深啜其子之羹美三軍推鋒卒取中山魏侯賞功而疑其心人而弃本効我以忠及岷與同賈子求通子是以知巴西之罪賢於樂羊之功昔在孺子生芻一束少長卑薄之域躬此盛德其在有功遭世險傾九死不悔以持刑

平先民載德以篤後慶尔尚對予前人緝熙尔姓惟尔東鄉厲夜生子驚鄰請火不能待曰恐其似我終身為惡願其不已若彼饕餮彼器亦包終身之羞而無一日之樂耕而鹵莽爾苗則搭秋不竟草秋穉滿管尔藪其禾天不能黍惟尔東鄉曰篤于孝母慢游是好博尔詩書以迪有造俾麇與麇是則其效

晁深道祝詞後各詠之

吉月穀曰晁氏深之字尔深道發書祝之咨尔深道聖學先蚤與其闔於門不若觀於奧昔在至人行深道時照蘊處空万物君之魚涉在淵深則不獲井有寒泉短綆不食深器者工深稼者曲農深利者賈世守者為宗宗其一家出門則病焉深於道者不官三宗者聽焉窮則帶索達則華衮惟學無上自深其本

青詞

祈雨青詞

臣聞鶴鳴九臯上雲霄之不聞蟻居大澤知陰雨之方來蓋動蟄之慘舒皆範圍於覆載民之苛瘠帝實矜京伏以八卦位而四時成六氣和而万物得因其材而篤焉則息為力非其時而望之則無見功敢禱祗

彼之心儻動昭回之鑒維是民社介乎江山以陂澤為家以稻秔為命
仰口而哺者蓋且十方塗足而耘者逮其惶發夏方用事而養禾土則
溽暑者而不雨失此幾會且為饑凶走百神以告哀蒙小惠而未濟是用
洗心虛寂戒日吉蠲款帝閣之崇高請民命於溝壑惟天地實民父母
忍赤子之渴飢雖山川能出風雲必有司於号令恭惟成就万德昭知
四方願哀下土之黔垓北鴻鈞之造錫予膏澤踏登豐年重念賤微一
介之臣典司百里之命傾投五體瞻望紫宸無任祈天俟聖激切依歸
之至

類編黃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



題跋

書法上

題 太宗皇帝御書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盡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嘗稱獎忠懿王筆法入神品中外書學不能出其右仰觀英覽大不可誣

跋蘭亭

王右軍襍敘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髮髯存古又筆意耳

蘭亭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

蘭亭雖是眞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為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色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以學書矣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王右軍蘭亭草號為取得意書宋齊間以藏祕府士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梁州之間焚蕩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此書諸儒皆推為眞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塚今遂亡之書家得定武本蓋髮髯存古又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劓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相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己有而非彼也

題王右軍書蹟後

右軍月半帖褚愛州所論序也橋帖余曩在都見數家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真偽不可知要皆有數筆佳可愛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取諸此巴峽士大夫舊無書種多不善書南賓太守王聖涂有此墨蹟摹刻州

學中他日後進有能書者當推此書為種

書右軍帖後

曹蜎李志輩書字政與右軍父子爭衡然不足傳也所謂敗壁片紙皆傳數百歲特存乎其人耳

書右軍文賦後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皆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但難為知音尔李翹叟出褚遂良臨右軍書文賦豪勁清潤真天下之奇書也

題顏魯公帖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為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其後揚少師頗得髮髯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後世矣

題顏魯公麻姑壇記

余嘗評顏魯公書躬制百變無不可入真行草書隸皆得右軍父子筆勢歐陽文忠公集古錄頗以別書自喜自非精鑒豈易辯真偽哉

跋顏魯公東西二林題名

余嘗評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軼絕塵處書家未必謂然惟翰林蘇公見許近觀郭忠恕序字源後云家君授以張顏筆法乃知人中常自精鑒耳

跋法帖

書孔明對劉玄德語章草法甚妙不知與王中令書先後要比目為妙墨蓋融會張芝索靖兩家骨肉曲盡殺略相宜爾

蔡琰胡笳計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塵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鍾繇書大小世有數種余特喜此小字筆法清勁殆欲不可攀也觀其孝岑出師頌數句頗得草法蓋陶冶草法悉自小篆中來

山公啓論人其言誠有味哉

余觀疑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見

庾公所作支髮枕蓋今俗謂山枕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一十字劣於此帖

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

智果善尚筆口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

羊欣書與羊止羞澁蕭衍翁亦善評書也

宋僧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其人不解此伎儻書便不足觀至如僧書畫不可弃也

王僧虔書畫既佳論薦謝憲極有理

王侍中學鍾繇絕近真行皆妙如此書乃可臨學謝太傅墨跡聞駙馬都尉李公照有之不作姿媚態度限未見尔若但如此卷中帖去右軍父子間可著數人

衛中令闕者敬帖近世草書不復敢望其藩也此一章語亦佳邠方回書初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蓋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為獻之女王潤請罪亦稱民也

知足下故羸疾而冒暑遠涉而失一筆冒多一筆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蔡公遂委篤又加帶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證似是也當人物眇然而羸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每讀此語便復意寒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灼然不知那得監吹阿堵中

此卷中伯趙鳴而載陰爽鳩習而揚武與儻因行李願存故舊皆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

癰不即潰藥法書家疑非右軍余愛其自成一體其間有可恨或是傳摹失真尔

此字與東方朔畫贊相似而子瞻謂贊亦非右軍書人間愛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柳子厚論鷓冠子可知也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爾中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不可解者當是棧素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米芾元章專治中令書皆自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因夜行忽下如欲作帶古方論無此疾名膠東初虞世和父云帶讀

為滯滯下若今人下利而更衣難者也

此卷中尤作妙墨右軍父子真行畧相當相抗爾余嘗評書云字中有必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余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者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當以右軍父子書為標準觀于此言乃知其遠近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耳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髮髯魏次令爾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黃牝牡乃得之

題絳本法帖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夏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江南石庭簡嘉興柳子文豫章黃庭堅

自高宗以上皆有鍾王典刑當其妙處殆欲編之王家二令書中略無愧也

錢尚父書號稱當代入神品比高宗翰墨其中尚容十許人耳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書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須人自躋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與評也

王會稽曰初學書莫於衛夫人口年之妙絕古今今人見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右軍真行草草葉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以為右軍真行皆入神品葉書乃入能品不知憑何便作此語政如今日士大夫論禪師某優其劣吾了不解古人言坐無孔子焉別顏回真知言者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已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群言之長也

王令翰墨了無俗氣平原塵土中夜開此書如臨深谷高脫奔轍絡魚

鳥皆得人意妙處

謝大傳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同論者多不為然彼欲與乃翁抗衡大似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時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弘暢不減謝安石筆扎佳劇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正觀書評大似不公去逸少不應如許遠也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昭人此翰墨妙絕無品者鍾大理表章致佳世間蓋有數本肥瘠小大不同蓋後來善臨搨本耳要自皆有佳處兩晉士大夫類能書筆法皆成就右軍父子拔其萃耳

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略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為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髮鬚

宋齊間士大夫翰墨頗工合處便逼右軍父子蓋其流風遺俗未遠師友淵源與今日俗學不同耳

宋儋書安媚尤宜於簡札惜不多見

王謝承家學守畫皆任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風味耳

觀王蒙書想見其人秀軟幾所謂豪髮無遺恨者王荆公嘗自言學蒙書世間有石刻南澗樓詩者似其苗裔但不解古人所長乃爾難到觀唐人斷紙餘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在歐虞褚薛也惟恃耳而疑目者蓋難與共談耳

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顏尚書追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

或傳顏公書得長史筆法僧懷素見公自矜得折釵股筆顏公言折釵股何如屋漏法懷素起挺公手云老賊盡之矣觀魯公乞米乞鹿脯帖與郭令書祭姪文皆當王中令鴈行耳懷素草草年乃不減長史蓋張妙於肥藏真妙於瘦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

跋續法帖

往在館中時於閣下一觀李懷琳臨右軍絕交書大有奇特劇今觀此十未得其二三以此言之十卷中大率皆如此又智永十八行判作右軍書蕭子雲臨索征西書便判作靖書此等難使鄭重任其書劉無言箋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

跋武德帖

武德中省曹符移字書猶有鍾元常筆法蓋承周隋之氣習全學元常耳如近世宋宣獻公書號為近古猶未盡得此筆意也

跋張長史千字文

張長史書郎官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作草能如此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也

書張長史乾元帖後

余觀張長史與顏魯公論筆法嘗疑其用意處多觀乾元二年帖與琵琶詩乃知丈不虛生皆有客處蛇使萬足固天機動爾盧文紀叶清泰之下遂掌樞極初亦有所建明方事之勢乃能留意翰墨耶

跋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作草乃有超軼絕塵處以意想作之殊不能得其髣髴嘗作得兩句云清鑑風流端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

題瘞鶴銘後

右軍嘗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

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瘞鶴銘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題樂毅論後

予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凝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予無以應之固知書雖某掬等技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題洛神賦後

予嘗疑洛神賦非子敬書然以字學筆力去之甚遠不敢立此論及今觀之宋宣獻公周膳部少加筆力亦可及此

題東方朔畫贊後

予嘗觀東方畫贊墨迹疑是吳通微兄弟書然不敢質也遺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黃庭外景也如佛頂石刻止是經生書不可引與同列矣

跋秦氏所置法帖

巴蜀自古多奇士與子問文章德藝權略落落可稱道者兩漢以來益多而獨不聞解書至於諸葛孔明拔用全蜀之士略無遺材亦不聞以善

書名世者此時方右武人不得雍容筆研亦无足恠唐承晉末之俗君臣相與論書以為能事比前世為其甚盛亦不聞蜀人有善書者何哉東坡居士出於眉山震輝中州蔚為翰墨之冠於是兩川稍稍能書然其風流不被於巴東黔安又斗絕入蠻夷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競黔之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謂黔中无奇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動里中子弟耳目也日有以書顯者蓋自我發之子觀子明欲變甲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蓋其小小者耳它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實求是置天經論使桑門道人皆知經禪則風俗以道術為根源其波瀾枚葉乃有所依而建立古之能書者多矣磨滅不可勝紀其傳者必有大過於人者耳子明名世章今為左藏庫副使東南第八將紹聖院者子明以軍功得請於朝為陣亡戰士追福所作佛祠也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皆善摹刻得於手而應於心近古人用筆意云

跋洪駒父諸家書

唐太宗英睿不群所學輒便過人計神堯初定四海太宗年二十許爾字畫已能如此所以末年詔敕有魏晉之風亦是富貴後能不廢學爾崇寧元年閏月初六日當塗江口折柳亭中書顏魯公書雖自成一派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沈傳師爾九方臯得千里馬於沙口衆相工猶笑之今之論書者多牡而驪者也

蔡明遠帖筆意縱橫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伏膺沈傳師北面

跋王立之諸家書

昨見雍人安汾叟家所藏顏魯公書數卷祭濠州刺史文與郭英又論魚開府坐席書祭兄子泉明文峽州別駕與李勉大保書為病裏乞鹿脯帖乃知翰墨之美盡在安氏藏古書於今為第一

余曩時至洛師遍觀僧壁間揚少師無一字不造微入妙此書蓋當與吳生畫為洛中二絕也

見顏魯公書則知歐虞褚薛未入右軍之室見揚少師書然後知徐沈

有塵埃氣雖然此論不當察察言善罷能以已識進退者寡矣

書徐浩題經後

書家論徐會稽自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為良醫誠然哉季海莫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蘆蒲斲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耳

書遺教經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頃見京口甌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碑斷為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髮髯耳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

跋書佛頂呪

佛頂呪筆畫似鄭預洛祠志及般若心經注然此書自縛規矩不能略見筆妙止是經生絕藝耳觀書者當用此意求之

跋李後主書

觀江南李王手改表草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髣髴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尔為之工拙便相懸也

跋常山公書

往時士大夫不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心藝文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牆隅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家王表以紳錦士大夫書尺間斑斑皆有筆勢老杜云太宗妙其書以數子至有味其言也

近世士大夫書富有人法度唯宋宣獻公耳如前翰林侍書王著書

樂毅論及周興嗣千字筆法圓勁幾以徐舍其然病在無韻如宣獻公能用徐季海策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摹自成一家常無遺恨矣常山公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鏡笑春後人亦未易超越耳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者瀘州大雲寺子茂携此書來妄意評之如此

跋唐林夫帖

余於唐家子弟處得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余以為此林夫得意書也坐客或不謂然後於振之處得一帖形體皆是殊乏神氣然後頗以余為知言此數帖工拙相半可收藏者政以知用筆是衆所不及處

跋种大諫墨迹

种明逸天下高士郭有道之流輩也使其翰墨無以過人得其遺跡猶可想其風度况筆精墨妙耶

跋范文正公帖

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其最上大斲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鈎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富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為吉人志士吾不信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為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蓋喜多能雖大賢不免焉

跋江記汪墨迹

往時見歐陽永叔梅聖俞石曼卿蘇子美詩喜稱道江鄉幾常想其其人後二十餘年乃得與起居君之孫端禮季共游季共其藝而外學蓋前人之風聲氣習猶在也今又得起居遺墨觀之忠厚之氣藹然汪氏忠賢傳之



黃文四十二卷



